

[澳] 布朗什·德·阿尔布吉 著

Blanche d'Alpuget

傅敬民 译

年轻的狮子

The Young Lion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年轻的狮子

The Young Lion

[澳] 布朗什·德·阿尔布吉 著

Blanche d'Alpuget

傅敬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年轻的狮子/(澳)阿尔布吉著;傅敬民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321-5858-4

I. ①年… II. ①阿…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3628 号

The Young Lion by Blanche d'Alpuget

Copyright © 2013 by Blanche d'Alpuge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nche d'Alpuge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5-662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吴 申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年轻的狮子

[澳]布朗什·德·阿尔布吉 著

傅敬民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鸿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字数 26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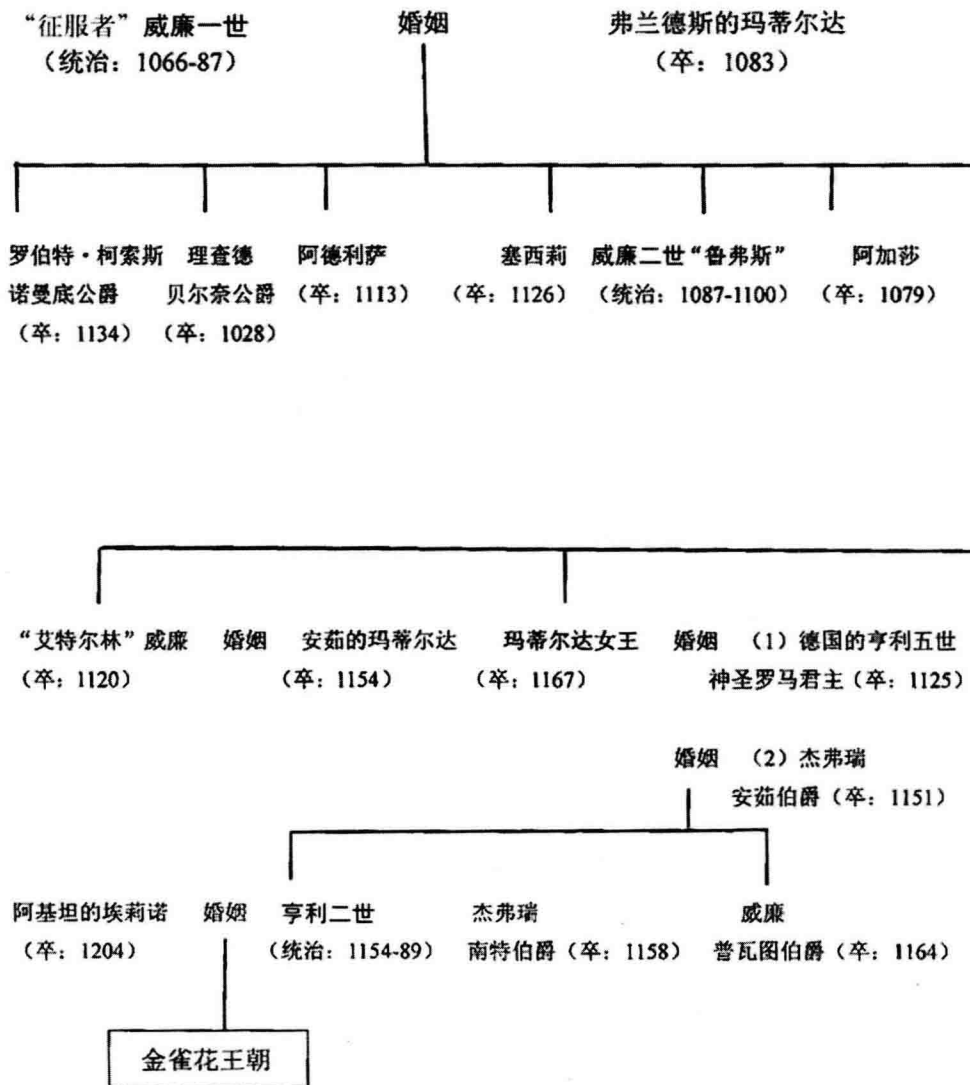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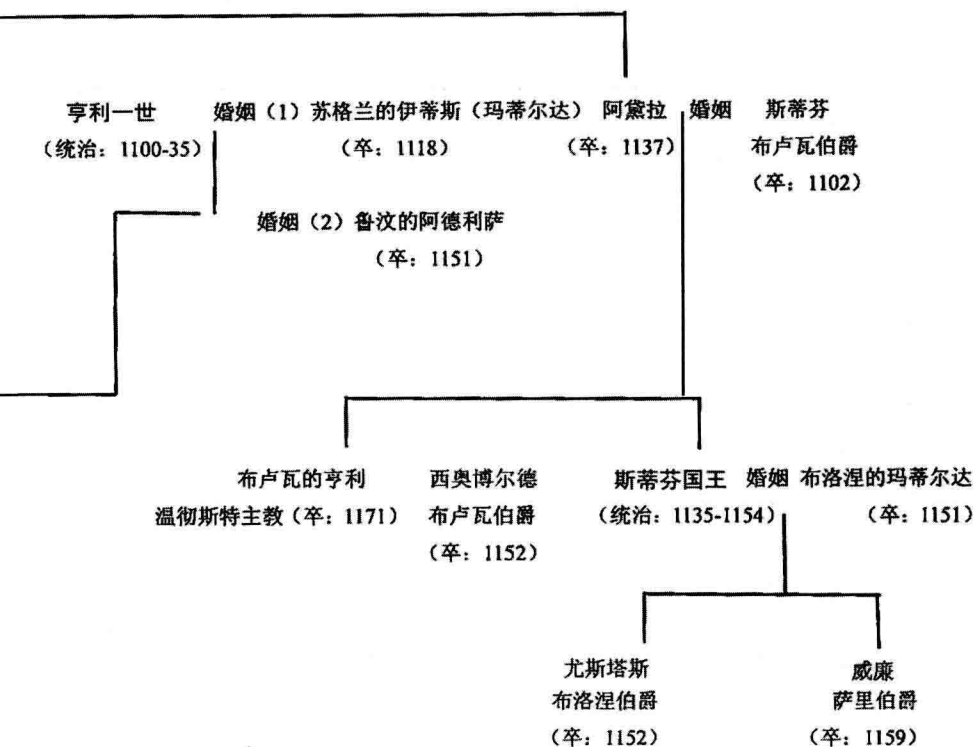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1-5858-4/I·4679 定价: 4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41597

诺尔曼人





戏剧人物表

玛蒂尔达：亨利一世之女，德国皇帝遗孀，安茹伯爵杰弗瑞之妻。她是英

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美男子”杰弗瑞：安茹伯爵，诺曼底的老公爵

亨利：玛蒂尔达和杰弗瑞的长子

伯纳德神父：修道士，政客，神秘主义者，沙特尔大教堂的创建者

吉洛姆：杰弗瑞和情妇伊莎贝拉的私生子

伊莎贝拉夫人：杰弗瑞的情妇

路易七世：法国国王

埃莉诺：阿基坦公爵夫人，法国王后，路易之妻

齐娜：埃莉诺的侍女

苏格主教：法国摄政王、修道士、政客

埃蒂安纳·德·塞勒：法国王室大总管

“篡位者”斯蒂芬：英格兰国王

尤斯塔斯：斯蒂芬长子，储君

威廉：斯蒂芬次子，王子、学者，无意于王位

康斯坦丝：尤斯塔斯之妻，路易国王之妹

埃尔伯德：精通多种语言，尤斯塔斯的密码破译者

亨利·布卢瓦：斯蒂芬的弟弟，温彻斯特主教，政客，英格兰第二富豪

（次于国王）

泰奥博：坎特伯雷大主教

青年杰弗瑞：杰弗瑞和玛蒂尔达的次子

威廉：杰弗瑞和玛蒂尔达的幼子

道格拉斯：高地勇士、巫师

大卫：苏格兰国王

拉尔夫伯爵：英国富豪，大卫国王的拥护者

伊迪斯·沃尔特夫人：大卫国王的拥护者

威廉·沃尔特先生：伊蒂斯夫人的丈夫

罗伯特·德·熊雷男爵：“美男子”杰弗瑞之友

伊拉兹马斯：希腊哲学家，埃莉诺的私人医师

伯纳德·德·福他多：阿基坦行吟诗人

伦敦的托马斯：亦称贝克特，坎特伯雷大主教助理，灵魂世界中的国家守护者

圣·丹尼斯：法国的守护者

圣·安德鲁：苏格兰守护者

先辈

“征服者”威廉一世：亦称作“私生子威廉”

“鲁弗斯”威廉二世：威廉一世的长子

“狮王”亨利一世：威廉一世幼子，玛蒂尔达的父亲，“年轻的狮子”的外公

“胖子”路易六世：路易七世之父

“黑人”福柯斯：安茹伯爵，“美男子”杰弗瑞的先辈

梅露辛：巫师，安茹家族的女性祖先

拉·丹格鲁丝：埃莉诺的祖母，后来成为她的继母，据说是一名女巫

威廉四世：阿基坦公爵，行吟诗人，埃莉诺的父亲

动物

芭丝苔特和赛克迈特：埃莉诺的猫

哈布林：玛蒂尔达的宠物猴子

佳森：路易国王的种马

塞勒玛：埃莉诺的阿拉伯母驴

1154年法兰西和英格兰版图

图例：

- 金雀花王朝领土
- 路易七世领土
- 路易七世王室疆域

主要地区与城市标注：

- 英格兰王国
- 伦敦
- 温彻斯特
- 英吉利海峡
- 诺曼底公国
- 布列塔尼
- 比斯开湾
- 王室领地
- 勃艮第
- 纳韦尔
- 沙托鲁
- 拉马什
- 利穆赞
- 昂古莱姆
- 圣东日
- 阿基坦公国
- 佩里戈尔
- 奥弗涅
- 弗雷
- 图卢兹郡
- 加斯科尼
- 波尔多
- 欧尼斯
- 普瓦捷
- 普瓦图
- 都兰
- 安茹
- 勒芒
- 曼恩
- 布卢瓦
- 塞纳河
- 巴黎
- 尚帕涅
- 韦芒杜瓦
- 鲁昂
- 卡昂
- 巴夫勒尔
- 佛兰德斯



序 幕

1149年冬天，征战耶路撒冷两年后，疲惫不堪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余部带着耻辱开始撤回法国。十二月的天空，灰暗沉闷，撤离的军队中弥漫着凝重的沮丧情绪。先头部队离巴黎还有约30英里路程时，夜幕降临。附近恰好有座修道院，部队于是决定在此暂住一宿。步兵们在附近的野地里支起了帐篷，骑士们歇在了修道士的房子里。而平日里供主教们使用的厢房，则腾出来专供随行的王室成员下榻。

“天太冷了，公主。”埃莉诺王后抱怨道。她手上带着护套，护套上停了只猎鹰。她是在和猎鹰说话。过去几周的旅途痛苦不堪，她每天都要把猎鹰抛到空中很多次，每次猎鹰逮到野鹭或野鸭俯冲而下，都会引来她激动的欢叫。她已经教会那个来自拜占庭的侍女如何用诱饵将猎鹰召唤回来。但是今天，猎鹰一无所获，王后也就没什么好激动的。灰蒙蒙的冬日森林里弥漫着沉闷乏味的气息。“真是太冷了。”她嘟囔道。

有个骑士自告奋勇地要到一小时路程开外的驮行李马队去帮她取回毛皮披风。正当该骑士掉转马头之际，有人策马从王后及其骑士的右侧横冲过来，在快接近王后的时候扔掉缰绳，双腿夹住马匹，双手摘下自己肩上的绿色羊毛斗篷，一把甩给王后。

“尊贵的王后，请您披上它。”他朗声说道。王后那些来自阿基坦和普瓦捷的骑士们，只是盯着他，并未加以阻止。

王后将猎鹰交给侍女，脱下手套，将斗篷围在脖子上系好。斗篷镶着獾皮毛，带着男人温暖的体温，还有那让人心动的男人味道。

“你不冷啊？”她问道，话里满是根本不在乎对方的冷冷的语气。

“我从不觉得冷，尊贵的王后。”他放肆地朝她笑了笑，同时脱下丝绒帽向她致敬。她注意到，他的帽子上缀着金雀花枝条。“真逗！”她心里想。

骑士们都对他扬起下巴，意思是你该收场了，你和你那位扛着蓝色小旗的男仆该滚到后面去，该远离王后了。

“查查他是谁。”埃莉诺对待女说道。其实，两个星期前，他第一次从西面骑马过来欢迎国王以及军队回家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他了。许多属臣都来欢迎国王回家。路易在帐篷里召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也拒见了一些。埃莉诺怀疑，送斗篷的这个人应该属于后者。看来这家伙名声不佳，不被国王待见！

侍女齐娜美滋滋地接受了任务，驱马走访军中。主仆二人都觉得返途无聊悲催，总盼着来点节外生枝的事情。不到一个时辰，侍女折返而归，小脸蛋熠熠生辉，挂满了小道消息。

“他是杰弗瑞·福尔克。”她宣布道。

埃莉诺说：“哈哈，真是那个可恶的公爵！我就说嘛，我能认出那些狮像。他从英国人手里夺走了诺曼底和佛克森。他来觐见我们的国王时，路易恨不得踢他的屁股。”她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当然啦，我丈夫是不会自损尊严的。”瞥了一眼齐娜，她又接着说道，“小乖乖，你一脸神秘兮兮的，肯定还有爆料，对吧？”

齐娜很有才，不仅化得一手好妆，还能抄抄写写——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可了不得，即使在贵妇中也非同寻常。埃莉诺正是看中了她的这些才能，才说服了拜占庭的皇后忍痛割爱。

“这个希腊小姑娘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拜占庭皇后声明道。她不想把这个心灵手巧的奴婢拱手相让，“她的书写……”

埃莉诺打断了她：“我最亲爱的皇后，作为基督信女，我们得允许这个可怜去追梦，去北欧朝拜圣乌苏拉圣地。”皇后听法国侍臣说过，他

们的王后像主教那样能言善辩，像红衣主教那样圆滑狡诈。皇后不知道圣乌苏拉圣地在何处。其实，埃莉诺也不知道——她只是编造了这么一个地方。“您花在她身上的金币将在天堂得到巨额返还。”王后说着，起身无限温柔地吻了吻皇后。

当王后跟齐娜讲述如何使她得以自由的时候，小姑娘脸上挂满了欢快的泪水。“谁是圣徒？”她兴奋地尖声问道。

此刻在冬日的林间，女王的眼神戏谑而热烈。“快说说公爵其他的事情！”

齐娜年近十六，脸盘圆圆的，五官端正，一双棕色的大眼睛，皮肤因为这段东征时间的暴晒而变得黝黑，像发黑的蜂蜜，乌黑浓密的长卷发束在一个扎得很紧的头罩里。她懂拉丁语和希腊语，读写俱佳，而且还学会了法语。

齐娜期期艾艾地问：“说了您不会生气吧？”

“我叫人揍你，你这个坏东西！”她们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在归途中，王后的侍女们曾散播过有关齐娜的谣言，说她是个奸细，暗通土耳其人。“她蛊惑了王后。”这些流言传到埃莉诺耳朵里，她把侍女们叫到一起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吓得她们面无血色。

“我在那些和他睡过的挤奶女中找了个人来问。”齐娜说。

埃莉诺那小巧精致的鼻翼闪动了一下。御医也是一个来自奥特莫的希腊人，他给这些专门伺候国王的侍女们开过些药，好让国王保持心神平静。

齐娜继续说道：“她说他给她带来极大的快乐，她狠狠地咬了他的肩膀，在他肩头留下的牙印要一个月才消得掉。”

王后的表情既轻蔑不屑又充满情欲。

埃莉诺把这些侍女看作是陛下的泄欲器。这也是路易和妻子不和一个原因。路易曾信誓旦旦地说：“我跟那帮娘儿们睡觉根本没啥快感。”

“真奇怪，陛下，御医怎么不给我开点此类没快感的药，好让我也健

康威猛。”她当场反问道。

“别无理取闹，夫人。在生理需求方面，男女有别，你懂的。”

“我不懂这些。但我知道你和御医串通一气。”

路易起身走开，嘴里念叨着“万福玛利”，好让自己平静下来。

过去的几周里，国王和王后再没为侍女或其他事愠气，他们彼此不说话。埃莉诺本人曾在塔斯库勒姆向教皇提起过离婚，但被拒绝了。自此之后，他们之间就没说过一句话——即使那晚教皇把他们两人骗到一张床上，依然相对无言。

埃莉诺给妹妹写信道：“罗马教皇以为男女同床共枕一宿便可以消解十二年婚姻的不幸。”

离开塔斯库勒姆后，王后曾派齐娜去打听有没有关于她的流言飞语。

“他们说，在主教的宅邸你拒绝与你的丈夫同床共枕，还用拖鞋砸他。王后您哭着说法兰西将不再有继承人，你还用牙齿撕扯他的丝绸睡袍。”齐娜汇报道。

王后点了点头。

“他们说，您和路易国王是近亲，因此上帝关闭了您的子宫，养不出子嗣。”

基于近亲，埃莉诺曾要求离婚。结婚十二年还做不了母亲，这种婚姻怎能幸福！如果有一天路易驾崩了，将无子嗣来继承法兰西。各地虎视眈眈的郡主——包括勃艮第、日耳曼、弗兰德斯和诺曼底，甚至英格兰——将会把法兰西撕成碎片。

“有一点他们搞错了。”埃莉诺当时就说道。“那晚我确实和我丈夫同床共枕了。但我把身体绷得像块木板，对他怒目而视。”她记忆犹新，他阳痿了，还说法兰西将无人继承。

眼下她急着想知道，陛下的泄欲器中有哪位与诺曼底公爵睡过。

一问到这个问题，齐娜的圆脸蛋“腾”地一下变得绯红，“我问过阿丽思，尊贵的王后，但是……”

“不止一个跟他睡过?”

齐娜的脸更红了,“都睡过,尊贵的王后。”

简直是色胆包天!埃莉诺心想。她祖母有句名言:“运气垂青胆大人。”祖母以“毒美人”闻名天下,祖父的盾牌上画着她的裸体像。“她为我赢得的城堡,一百个骑士也比不上。”他爱吹嘘。埃莉诺出生在祖母的属地阿基坦,那里四季如春,民风散漫,不像北方人那样敬畏母教。

数十名骑兵簇拥着路易国王快速骑马赶上她们。王后、齐娜以及从阿基坦和普瓦捷来的士兵纷纷策马驰离主道,来到橡树林中,在光秃秃的树枝下停了下来。国王也放慢速度,示意他的妻子和他一起走,以便同时抵达目的地。王后那灰色的阿拉伯母马刚一靠近国王那高大的黑雄马,黑雄马就欢快地嘶叫起来。这匹马来自东征地,是拜占庭皇帝送的礼物。这时,它的眼神温柔,不停地朝母马暗送秋波。埃莉诺忍不住想说,你的马在向我的马求欢呢。但是,这样一来势必又要引起一番争吵。眼下肯定是没工夫吵了。修道院的白石墙已经近在眼前。

“你倒好,披着毛皮斗篷。”她没话找话。

“你身上是啥破玩意?”她的丈夫接茬道。

“我只能借呗。”

路易其实早已知道事情原委,也知道是谁借给她的。他的手下一直监视着诺曼底公爵。

走出森林,国王和王后就看见僧侣们已经在修道院门口列队恭迎。寒风中,僧侣们身穿迎风招展的黑色长袍,口里喊着“赞美上帝!”队列的最前方站着苏格主教。他穿着黄白相间的长袍,微微驼背的肩头上披着白色斗篷。他是当时欧洲最睿智的人,路易国王外出东征期间,由他摄政。他时而紧握双手,时而又挥舞双臂欢迎国王。

四个年轻的僧侣在冬日寒风中摆动着香炉,做工精细的铜香炉中飘出缕缕青烟。扑鼻的香气刺激着王后,令她情不自禁地忆起君士坦丁堡的辉煌与荣耀。而此时此刻,她却身处寒冷昏暗的城外旷野——一座她

所厌恶的城市就在不远处等着她。

“想想我们出征时那番情境，真的是今非昔比。”他们骑马缓缓来到欢迎队伍前停下时，她对路易说道。

国王侧身对她笑笑，很感激她能在人前与他有说有笑。不过，他心底暗自嘀咕，下马时他如果摸摸她，她会不会躲避呢？

“我们确实已经经历了不少挑战。”他答道。

挑战？埃莉诺可不这么认为。1147年那个光荣的夏日，成千上万的骑士、步兵以及朝圣者们聚集在韦泽莱广场。人人都身穿白色上衣，胸前配挂着鲜红的十字架，贵族们的战马披红挂彩，欢嘶腾跃。暖风微醺，彩旗飘扬。那些号称“金靴女战士”的贵妇们簇拥着王后信步游走，有些人还时不时地一展酥胸，引来阵阵笑声。那时候，多么地群情激昂！如今时过境迁，要说经历了许多灾难才对！

如今，钱财耗尽，尸横遍野，士气低落。病魔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饥渴、炎热致使许多战马呜呼哀哉，连基督教的骄横自负也随风飘散。

埃莉诺想，“感谢教皇保佑，我这个‘囚徒’还能得以返还！”

她环顾四周，哑然失笑。这些来自克鲁尼的僧侣——我们虔诚的鸡奸者，她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有奇特的定力对妇女视而不见。即使是主教，在他上前恭迎她时，也似乎是在恭迎她身后的某个人。几周前他就已经听说了发生在塔斯库勒姆的闺房事件。他的耳目遍及每一座大教堂，每一座僧寺，每一座修道院，甚至每一座小修院和小教堂。早些时候就已经探知了她在特黎波里的胡作非为。但是在海难中，被爱冲昏头脑的国王还是冲过去救她，把她与叔叔通奸乱伦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尊贵的王后，您比以前更光彩照人了。”摄政王说。

“您的嘴像抹了蜜似的，没人比得上您，神父。”她回答道。

有那么一小会，他们彼此都看着对方的眼睛。他堪称当时最睿智的外交家和战略家。但是，瞧着他佝偻着背气喘吁吁的样子，埃莉诺心想他也活不长啦。不过，她需要他活着——因为这位苏格主教不像教皇，

会将她的婚姻与路易想要继承人的心愿进行权衡。他在一群主教中颇有声望，可以影响他们。一旦法兰西主教们做出让步，罗马教皇不同意也无济于事。“神父，”她说道。“我们很担心您的身体。请不要站在寒风中。”

苏格主教并不喜欢王后。他总是对周围的朋友说：“她有个优点，就是她的花容月貌。”他觉得，王后比埃及猫还要令人赏心悦目。苏格主教喜欢收藏古玩，有一尊熠熠发光的玛瑙雕像——猫神巴思特。他总是喜欢用手抚摸雕像上的纹理，有时也驻足抽她几耳光，边抽还边叫喊，“抽的就是你，你这个婊子猫咪。”弄得修道院的僧侣们开玩笑时就相互称对方为“婊子猫咪”。主教曾经希望，她会在两年半里香消玉殒，或者至少征途的艰辛与乏味能耗尽她的姿色；她曾遭遇海难，被海盗俘虏，经历陌生的风俗与食物……但是他失望了。她一如既往地精神抖擞、生机勃勃，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她变得更美丽，更自信，也更有女人味了。而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变得更加飞扬跋扈了。

他注意到，在王后愈显健康的同时，国王那雅致的脸盘上却出现了东征前未有的两道皱纹，一边脸颊一道，从眼角垂至留有乌黑胡子的下巴。胡子打理得轮廓分明，却难以掩饰国王不时流露出来的心灵忧伤。苏格主教相信，假如路易能被容许如其所愿做个僧侣，他可能早已成为一位上帝的圣徒。可是有一天，长子王储摔了一跤，死了。卡佩家族无人继嗣，只能让那个刚做僧侣没几天、稚气未脱的路易继统法兰西。就在路易登统的那一天，苏格说：“这就是命！”

国王与主教一高一矮并肩走向修道院大厅。王后故意远远地落在后面，好将齐娜招至身边。

“我发现，诺曼底公爵混迹在那些未去参加东征的人群当中，现在也来恭迎您了。”苏格对国王说。

“我拒绝召见他。过去两周，他一直骚扰我的仆人们。”

“骚扰？”

“也许用词不当。”国王嘟囔了一句。

“他通过勒索我们的水上贸易发了一笔横财。而且，他有个危险的儿子。事实上，他有不少儿子。”苏格瞥了一眼君王，心头突然一紧，意识到自己触动了路易至今膝下无子的心病。

两人默默无语地走进大厅。快到祭坛的时候，苏格转过身，飞快地对跟在后面的人群做了个手势，大家都停下脚步。国王和主教双双跪下，后面的人群也纷纷跪倒。僧侣开始唱起素歌时，苏格附在国王耳边低语道：“我们不能允许那小子成为诺曼底公爵。”

路易斜了一眼苏格，一边祷告一边用生硬的口吻回了句：“谁当公爵我说了算！”

“一点不错，陛下。那小子必须死！我们应趁早灭掉他那家族。如果那小子继承了诺曼底，他就会积蓄力量进犯英格兰。那样的话，他就理所当然地坐上英国王位了。斯蒂芬国王求我们帮他防守。他的王子对我纠缠不休。我们可不能养狮为邻，以防后患。”

路易叹口气。他不太喜欢那个妹夫，英国王子尤斯塔斯。不过，路易心里明白自己眼下连猎鹅的精力都没有，更不要说与诺曼底开战了，但他还是有责任保护尤斯塔斯。毕竟，如果诺曼底重新占据英格兰，对法兰西是不利的。

苏格担心国王返乡的心情太糟糕，于是想说点让国王高兴的事儿：“不过，诺曼底的次子是……可以说是法兰西的朋友。”

“好朋友？”

“有待检验。”眼下，小杰弗瑞·福尔克还只是个孩子，还提供不了苏格也能从其他途径获知的其他信息。很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与桑斯主教的谈话已经报告给巴黎了。

苏格眼望苍天，颤声说道：“感谢上帝！”

路易扶苏格站起身，看了一眼妻子，感觉有个男子快步从她身边走开，不过，那也可能是个影子，或者是她身边的某个骑士。她已经脱掉

诺曼底公爵给的斗篷，披上了镶边毛皮大衣。他握住了她那只未戴手套的手。路易发觉，她的手热乎乎的，几乎有点烫，脸色也绯红。随从们纷纷退下，一起从幽暗的室内走进同样黑乎乎的户外。王后又哑然失笑。

“有啥开心的？”他问道。

“征途之艰难超出我们想象。我开心因为我们快熬到头了，我的陛下。”她扬起那精致的小脸，眼望着他。“我发誓，回到巴黎后我要做个贤妻。”路易顿时心花怒放。

“你愿意……”

“今晚不行，亲爱的国王。这里的住宿条件太差。不过，或许……明天？到巴黎安顿好后？”

他勇气倍增，侧过身吻了吻她的脸颊。她没有躲闪——事实上，她的目光柔情似水，轻轻柔柔地洒在他的身上。

那天晚上，皇家卫士长像往常一样为国王安排了一个“挤奶女”。国王却吩咐她离开。“王后睡在哪儿？”他问。

“她在西厢房，在底楼。她房间里有烤炉取暖。”

“她那南方的血统会掏空国库的。”路易快活地说。埃莉诺发明了一种名叫烟囱的玩意，他已经花钱在埃莉诺使用的每一个房间（无论是宫殿还是狩猎地）都安装了这玩意。烟囱下有个烧柴的火炉。“谁跟她睡在一起？”

“那个希腊女人。”

“诺曼底公爵呢？”

“回鲁昂了。我把斗篷还给他，他就带着男仆们离开了。”

“他从我这里收集到很多情报吗？”

“很难说。他在讨好女人方面有一套，大家对此都很好奇。没准他能借机搞到些情报。还有那些侍女……”

路易轻蔑地“哼”了一声。